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从书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畧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
峨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羨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傳粉正夏月與

熟湯麤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晏性自
魏畧曰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秉葭倚

玉樹

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會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頽唐

如玉山之將崩

魏畧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事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卽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

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

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賜

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繫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頓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

睡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
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貌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八

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

遺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

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儻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亂平子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亂琅邪人王氏譜曰謝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

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齶時乘白羊

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大原人祖默
尚書父祐散騎常訥始過江仕
至新淦令形貌旣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

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

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心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謳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頽右軍答

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

方才湛然固

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恆

有大貴之表

晉陽秋曰宣

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畧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

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語林曰吾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日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啟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啟王笑曰此必林公

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晉陽秋日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擎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

敬和王洽

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

續晉陽秋曰
帝美風姿舉

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暕
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
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勦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遺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孔氏刊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堵長橋有蒼蛟並大瞰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也

乃自吳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糺氏人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毋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

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

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

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

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蹕耀質廊廟必能垂

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

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布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

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